

“抢救”中国外公的人生档案

俄罗斯姑娘和未婚夫做了一件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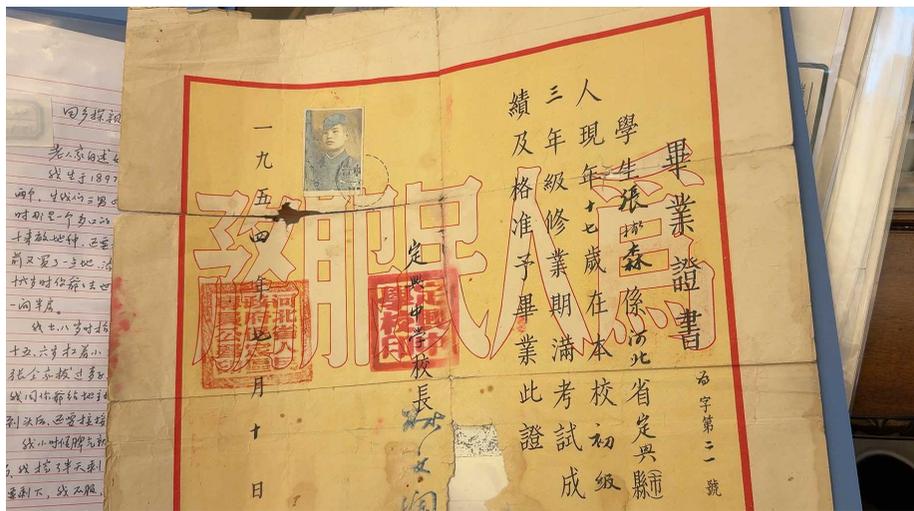
张树森老人出生于1936年，是河北省定兴县肖村营一户普通农民的儿子。命运阴差阳错之下，他在青年时代来到上海，在这里作为一名纺织人为新中国的建设挥洒热血，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。

张树森今年虚岁九十了，他见证了纺织业在上海的发展和腾飞，也经历过改革的阵痛。他做过劳模，他参与设计的作品曾出现在化学词典里。有过一些未酬的志向，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……

属于张树森这辈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但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曾经认真、踏实地活过，这样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。他将自己一生中的照片、证书、书本、字画等旧物逐年收藏起来，如今已堆满了家中各个角落。对于他存在过的痕迹和活过的价值，它们是最好的证明。

但张树森已步入了生命的暮年，有一天当他离开后，他的一生所藏还有什么意义？谁还会去费心打听他的故事？念及于此，他的外孙Leo和自己的俄罗斯未婚妻飒飒决定用他们的方式“抢救”外公的珍贵档案和物件。

在Leo的提议下，两人拍摄制作了系列短片《我的中国外公》，用短视频的方式讲述外公的故事，用画面留存外公的收藏，并在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发布。渐渐的，外公的故事也火到了外网。一段时间以来，这对年轻人意识到，他们做这件事情产生的实际意义已经远超过自己的预期。原本只是想保留一段外公的私人记忆，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其他人。外公的视频激起了中外网友对于自己家族史的探究兴趣，也启发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和祖辈父辈间的关系。



张树森的初中毕业证书

继续阅读研读博。

“我第一次来上海旅游是2019年三月，我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里。因此当时就决定，我要在中国继续自己的学业。”还在俄罗斯时，她就已经开始学习亚洲文化。

“一直以来，我就深深被亚洲的文化吸引。不巧的是，当我在韩国学习的时候，我没能在那里找到自己一直以来所寻找的东西。但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了，我要找的就在这里。这些年，人们不停地问我，你最喜欢哪个国家，我说，100%是中国。”

保存至今的入党申请书
“不愿做一个一辈子庸庸碌碌的人”

上世纪50年代，当年轻的张树森来到上海时，他也深信会在这里找到自己内心长久渴望的一些东西。

半个多世纪后，80岁的他写了一本回忆录，在回忆最初的那段时光时写道：“百年来，充满活力的上海人不断吸收外来文化，求新求变，推动这个城市的发展，赢得了国际大都市的地位。尤其是上海的纺织业，几乎占上海工业、占全国纺织业的半壁江山。能从事这个专业，我感到无比自豪，我的内心情不自禁地在呐喊：要加倍努力，争取当一个称职的工程师，让自己的梦想在这个城市腾飞。”

俄罗斯人飒飒在2019年所看到的上海，早已不是张树森在60多年前看到的那个上海，但这座城市的精神向来是一脉贯通的：上海不讲究一个人来自哪里，重要的是他知道想去哪里，并以自己的方式奋斗拼搏，最终抵达目标。

1959年4月，张树森被发展成预备党员，当年的入党申请书底稿被他完好保存到至今。飒飒对其中的一句话记得很牢，“我要使我的一生生活得有意义，我不愿做一个现状维持派，亦不愿做一个一辈子庸庸碌碌，又不长脑袋的人……”

这句话让她想到了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张树森很高兴，他说写这封入党申请书正是在自己受这本书影响最深的那段时间。

当时，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棉花欠收，原材料严重缺乏，纺织业开工不足，仁丰染织厂已无布可染。听说上海光中印染厂正在进行化纤攻关，且已有了一台可以生产的“五合机”（注：用传统方法生产粘胶液，要经过碱化、粉碎、老成、磺化、溶解五道工序，在不同设备中完成，而在“五合机”一部机器内便可完成这五道工序）正在安装，张树森便被派去学习业务。

有了“五合机”，就可以生产化学纤维，而不必再依赖棉花进行织造。

完成学习的张树森，带着自己画出的“五合机”草图等资料回厂。大家立刻按照他画的草图进行制作，有的部件通过外加工，两个多月就搞出一台仿造的“五合机”。

“九月底开始试投产：第一次投料连续苦战29个小时，于10月1日凌晨5时，纺出了第一束丝向国庆献礼。”

在当时的中国，化学纤维是新生事物，懂行的人不多。因此1962年，上海纺织设计院请张树森去该院，希望他对新型“五合机”提供初步设计资料。他花了一周时间出了机器草图，并提出工艺参数。

后来采用他提出的技术数据，由上海机电设计院进行详细设计后推广到其它工厂使用，在纺织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化学纤维词典》中，对这种“五合机”还作了专门介绍。

由于在化纤技术攻关方面作出的成绩，张树森于1963年被评为1960年-1962年上海市先进工作者，他的照片也被放在长阳路上的画廊橱窗里进行展示。

当年和他同一批获得市劳模的人里，有一个成为了他此后的人生伴侣。1968年1月10日，张树森和山东姑娘刘同英结婚。

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，但恰逢提倡破四旧，因此婚事简办。结婚那天，俩人相约公共汽车站碰头，然后一起去海宁路四川北路口一家饭店的楼上“叫了几个菜，吃了一顿饭了事。”他们没有拜过堂，也没拍过结婚照，“糊里糊涂算结了婚。”

“一时间没有婚房，厂里一名热心女工腾出自家楼下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吃饭间给我们做了新房，地址就在杨浦区茭白园路154弄205号，没有煤气也没有卫生设备，主人说不收房租，让我们住半年解决临时困难。”他回忆，

“我们将墙用石灰水刷了一遍，屋顶糊上纸就是新房了。家俱就是一张床，一个小方桌，四把椅子，一个五斗橱。虽然贫寒，却也充满着家的温馨。”

张树森给飒飒看当年“婚房”的老照片，透过照片，外公外婆60年前的生活在飒飒眼前渐渐铺展开来。这种想象的经验对于她而言是陌生的，但她终于渐渐懂得，这就是老一辈中国人的爱情，不离不弃胜过任何甜言蜜语。

如果你愿意停下脚步
花时间与祖辈、父母相处……

退休后的张树森，拾起了早年便爱好的书法。飒飒每次来看望外公外婆，最喜欢往两人的书房跑。两个老人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最长的时间，外婆画画，外公练字。

“中国书法有一种特殊的美，因为每个字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样。”飒飒鼻翼翕动，嗅着空气里的墨汁气味，“尽管我还不懂他写了什么，但Leo会翻译给我听，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用毛笔写字，并且达到他的1%。”

“外公很早就开始练习书法，但当时他的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，因此直到退休后才好有时间好好投入其中，认真钻研起这门艺术。”飒飒说，“这其实很能展现中国人的一种特质：人们日复一日辛勤工作，将毕生精力投入事业。他们的目

标如此坚定，不会轻易被其他事情分心。”

“而外公身上最让我感到佩服的一点就是他的用心钻研，无论是当时研究‘五合机’，还是退休后练习书法，他的这一特质是始终如一的。即便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，但他依然修炼到了大师级别。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，他的作品屡屡获奖、展出……”

听外公讲的故事越多，飒飒越明白了未婚夫Leo曾经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：“你可以从书中了解很多知识，但它们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始终是不一样的。”她感到庆幸，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。

让Leo感慨的是，关于外公的很多事都是自己之前不知道的。他也是在拍摄这一系列纪录片的过程中，逐渐了解了老人的往昔。

年轻人的生命里好像永远按着一个快进键，他此前好像从未停过脚步，耐心听家中的老人讲讲过去的故事。“外公外婆住在松江，和我们离得比较远。因为要拍这个短片，来得勤了，交流得更多了，就感觉我们爷孙之间的情谊连得更紧密了。”

他和飒飒打算等他们将来一起回俄罗斯的时候，也要为飒飒的祖辈拍摄制作同样主题的系列短片。青年人对于自己的长辈似乎总是兴趣寥寥，但有一天当他们也来到生命的中段，想找寻自己人生的来龙去脉，才发现可以讲述家族历史的人都已经故去了。这样的遗憾，无疑是巨大的。

“人们年轻的时候，往往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。”飒飒说，“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应该向老一辈学习讨教的地方。但许多时候，机会已然流逝——那些承载着传统的一代人已渐渐离去。这种错位是难以避免的，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总觉得身边的一切都那么新鲜，大家渴望探索更多、学习更多。他们和老年人的生活节奏存在巨大差异，老一辈习惯于慢节奏地品味生活，而年轻人则沉醉于快节奏的蓬勃活力之中。”

“俄罗斯文学里有一部经典作品，是屠格涅夫的小说《父与子》。这部小说讨论的，正是关于不同代际间的鸿沟。这种代际间的疏于沟通，本质上是一种悲剧。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愿意停下脚步，花时间与祖辈、父母相处，一定能发现很多东西，都是他们的人生中曾经经历过的，可以教会我们的。”

飒飒想起在他们录制视频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小事，当时外公正在镜头里回忆自己的过去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接起电话后只说了两句，她和Leo就都明白了这只是一通再明显不过的诈骗电话。

但是外公却展现出了巨大的耐心和礼貌，仿佛电话的那头是个寻常的老友。也许，他只是太渴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了。这一刻她意识到，老年人的孤独或许超出了自己之前的想象。

她和Leo约定，日后即使在不拍摄的日子里，他们也要常来看望外公外婆。

文 / 晨报记者 沈坤或 见习记者 丁梦婕
图 / 见习记者 丁梦婕



当年在长阳路上展示的照片

我和中国外公
我们都是外来者

某种程度上，飒飒认为自己 and 外公的人生轨迹是相似的。“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，他当年从河北来到上海，而我则是从俄罗斯来的。”仅这一点，就足以让她对张树森在这座城市的打拼经历产生共鸣。

因为她了解一名外来者的心态。听外公分享自己上世纪50年代初来乍到时的种种，她会忍不住回忆起自己来上海攻读研究生时的心情，回忆起那种跃跃欲试里带着一些谨慎的心态，担心行差踏错，也不确定能否融入城市的文化中去。

张树森来到上海，是命运的使然。1954年夏，初中毕业的他面临着一次升学的选择。

他同时填报了石家庄纺织工业学校和北京财经学校，在当时，北京是全国进步青年的梦想之地，对于张树森也不例外。

但那个年代车马慢、邮件也慢，路上可能状况百出。他先收到了来自石家庄的录取通知书，直到已经去纺织工业学校报到，北京财经学校的通知书才姗姗来迟，晚了整整一个月。“如果先拿到的是北京的通知书，我后来的人生就不是今天这个样了。”外公总是这样对他们说。

那张迟到的通知书，被他保存至今。早已泛黄的纸张，承载了一段飘渺的记忆。“……以上各项任务希切实注意，按时办理，不要延误。附注：报到时随交户口迁移证。”纸上每个字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但从拿到手上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

若干年后，包括张树森在内的10名纺织工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上海工作，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进了纺织工业局下的仁丰染织厂，后来改为上海手帕一厂。

“外公的人生中有很多转折点，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段。如果不是因为这封信最终晚了一个月才送到他家里，那么后来他整个人生的走向都将彻底不同。”飒飒感叹，“往深了想，这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命运。一些看起来这么小的事情，却往往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你的人生。”

飒飒有时候想，自己来到上海也是冥冥中早就注定的事情。她从小对于亚洲文化感兴趣，为此前往韩国留学。在韩国读完大学，又来到上海